

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周亚娟

生活在山城丹凤，深感庆幸。山城不大，南有清澈的丹江河，北有巍峨的风冠山，灵秀的山水总能消解人的疲惫和烦恼。身居城东，近几年来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县东边的金山公园，大家简称“金山”。金山离我家近，风景秀丽、干净清幽，特别适合休闲、锻炼。

平日白天要上班，我时常在傍晚去金山。金山公园有金山寺、金山书院、金山阁、垂钓园、安森葡萄酒酒庄等。我常常从公园北侧的山路上金山。出门东行约一里路，跨过西铁路和312国道龙潭大桥下的东河桥，就来到金山脚下。一个人披着夕阳余晖，踩着鸟鸣虫啾的律拍，在松柏挺拔、花草茂盛的山路上走走停停，在一枝一叶一花一草间兜兜转转。有时不知不觉走过几个“S”弯，将进程终止在半山腰的金山书院广场，在那里可以肆意无忌地雀之舞之，可以放开嗓子南腔北调，或者伸胳膊踢腿活动筋骨，也可以瞻仰

广场中央高大的孔子石像，观赏书院大门两侧大幅石刻《商鞅变法图》和《高山四皓隐居图》，那惟妙惟肖的石刻艺术，总会让人流连忘返，遁入历史的浩渺烟云之中。

在广场西边可以俯瞰丹凤县城全貌，纵横交错的道路、缓缓东逝的丹江、高低起伏的楼房、喧闹熙攘的街市、广场等等尽收眼底，顿感自我的悠闲自在。最为惬意的是，在那里能看到落日盛大、庄严的一幕，随着光芒四射的太阳慢慢下沉，远远近近的山峦被一笔笔勾勒出轮廓，西天的云彩更是瞬息万变，粉红、橘红、玫红、紫红，有时层次分明，有时晕染一起。云霞映照小城，小城一会金粉色一会红蔷薇色，如梦似幻；云霞照耀金山，金山更加绚丽斑斓，呈现出神秘、肃穆、安详、温柔的色彩。

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在这暮光四溢，浓云欲坠的时分，心底总会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继而对生命、生活产生

更加深沉的热爱和敬畏。平常日子里，有多少人为了他人的生命安全舍弃安逸向前行，夜以继日奋战；更有千千万万芸芸众生，为了生计起早贪黑，长年累月辛苦劳作，无暇享受生活的安逸，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人啊，他们何尝不想放松放松，多陪陪家人，哪怕是登一次山，看一次日出、日落。

下山多半走在星月的银辉和路灯的温暖里。“云浅能映月”，不论弯月如钩还是满月如盘，都给人以无边遐想和美好祝愿。水泥路平整宽敞，不用担心危险、孤单，因为总会有人在此时上山、下山。或远或近的距离，朦朦胧胧的身影，熟识或陌生的面孔，享受着同一时空下的浪漫、清欢。

偶尔会在周六周日，从金山书院旁边拾级而上，登上金山顶峰，感受扑面而来的秦岭群山的大气磅礴和绵绵碧波，在山高我为峰的豪迈里激扬斗志，在云卷舒任尔东西的自由里放飞心情……当然了，真正要拜访金

山公园大小70多处景点，起码得花费三四天时间。

最幸运的是，去年我们被金山康养城老年大学葫芦丝队吸收为队员，每周日都能去环境优美、宽敞明亮的金山怡心园，在设施完善、功能健全的教室里聆听老师精彩的授课，大家一起学习乐理、练习吹奏，在轻松愉悦中陶冶情操，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我们还定期和那里的老人、员工开展互动表演节目。从这个层面上讲，金山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的另一个“家”。那碧绿的湖畔、曲折的廊桥、雕梁画栋的亭阁间、万紫千红的园林里，时时弥漫着我们的葫芦丝乐曲，飘荡着我们的欢声笑语……

常言：久居幽兰之室，不闻其香。但是金山在我眼里，却是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景象不同的好去处。是我说走就走，不用担心舟车劳顿花钱受罪的旅行，是我出了家门就能拥抱的诗与远方。

请给春风让条道(组诗)

陈瀚乙

请给春风让条道

请给春风让条道，优先拂拂老人
请给舞龙灯者让条道，让喜庆的风俗
舞起来
请给红灯笼让条道，让心愿的光明
照得更远一点
请给春鸟让条道，让尘世的文明
有翅膀的空间
请给北斗星让条道，让人间的烟火
与仙气默契
休谈

春色，请你拿捏

掩一点黑，绿多显一点
收一点暗，红多放一点
静藏一点，闹多露一点

绿管红了
山管水了
能管好能管住的一朵花
绽放的色彩
有把握红
批量紫

鸟儿的雪

鸟儿的雪从悬崖出发
我猫的雪从窗外出发
月亮的雪从身边出发
……
不能见到的能想到
也是身边

反正很多星星，都是尘世的
于我有仙气，又有烟火味
我温一杯酒

邀一些早花赏雪
同时望远一点
想远一点

蝴蝶

陕南瘦竹

蝴蝶不仅仅是
飞进我少年记忆的那只
用古老的传说
为一段清纯真挚的情感冠名
它因仰慕花朵，不请自来
为清香的思念传递着隔世的许诺
它不攀附高枝，不依恋名贵
它从卑微的绽放里
也能捕捉到良善的哲学
它知道在岁月的低处
丛生着美好的事物
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
在浮土淤泥之中，崭露头角

像兽在林间行走

王璐

披上阳光的金缕衣
靠近树林，倚树而坐
让风拂去内心的浮尘
再一次反刍那些
值得回味的部分

或像一只兽，漫无目的地
在林间行走。或去打探
一棵草木的枯荣
一只鸟兽的行踪

哪怕化作一片叶子
远离自己的躯体
向梦的远方飞去
鸟鸣与山籁，此刻
是最厉害的勾魂曲



商洛山

(总第2561期)
刊头摄影 王盈琳

山间雪

董文静

屋对面的山常年貌不惊人，春夏秋冬总是泛着一股灰扑扑的绿，年复一年，绿色发出陈年的光泽，远远地，矗立在那里，朴素而又沉默，像一个温顺而敦厚的长者。可是，一旦下起雪来，那山便非常有情致了。

前几日落了厚厚一层雪，无人涉足的领地，雪片薄而软，凑得近了，疑心要迸溅出冷冽的寒光。花了三个小时，与学生们一同清理完积雪，扶着腰直起身，茫然四顾，遥遥一望，眼神凝滞，才注意到对面的山已是旧貌换新颜。

山顶是一色的白，并不纯粹。素雪如花一样，这里开一簇，那里开一堆，点缀出山石间的皴擦分外鲜明。越看越有山水画的韵味，天地浩荡铺开宣纸一卷，青山绵延成亘古的丰碑，寂雪伶仃，是天地间独有的一抹留白，因而山变得更有层次。有宋一代，燕肃的《寒岩积雪图》便是如此，靠墨色与留白，彰显天然自然的趣味性。

望着山间雪，线条天然，高低起伏各有不同，那雪也随处点染。今日里更素一些，披上一袭白纱。赶明日，太阳斜斜照过来，山际的雪慢慢消融掉一些，青山不改，白雪添妆。望得久了，情不自禁地怀想起，譬如山顶应有一雪庐，间中主人，往往避世而居，衣裳也和雪一样素，乘兴望着漫天的风雪烹茶弹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那我应往窗扉，择一枝疏疏朗朗的梅花，怀梅踏雪，借花献佛，趁着主人余下的雅兴，讨一杯温热的茶喝。这时，梅花插在双耳细颈胆瓶中，幽幽地散发出一股余香。雪也是有香味的，凑近去闻，山间雪应该带着青松的味道，凛冽、清冽，包容万物。倘若落在竹林里，便也应该带着一缕竹香。可是，它自己的味道呢？执着地把整张脸埋进雪里，鼻息翕动间能感受到它的气息，深吸之下，五脏六腑为之清明。但却无法准确地用文字描摹，就像雨水的气息一样，得以闻见湿漉漉的水雾从远处跋涉而来，具体的气味又复杂难辨。

山间雪却并不会管那么多，如一帧一帧的影片，在春天迟滞的脚步里随机切换。今天消融掉一半，山石间的嶙峋越发清晰，分不清是露出来的山多还是雪多，只是在知道有景可赏的时候，闲暇时忍不住观瞧，一时看左，一时看右。而极目远眺，白雪镶边，自视野中蜿蜒而过。远方依然是山，山间依然有雪，不知何处的人亦如我一般，为自然的造化而驻足停留。

兴许这山，也在等每年冬季的降临。一年一会，青山敞开怀抱，任由风雪拥抱着它。等倒春寒的余韵翩翩离去，便用余下的季节写出怀念的尾音。等山间雪悉数消融的时候，世界应该春花灿烂起来。眼下，趁着这份天然的情致，匆忙倾吐一点业余诗兴。平水韵比中华新韵更生疏，无题如下：

西山风雪惊寒梦，梅下琴横已过宵。
如是蹉跎寒暑分，我闻虚度落迷津。
相思无凭孤光照，珠泪还抛赤胆身。
两处沉吟天色白，隔墙犹有不眠人。

后院

杨密贤

同学在文章里写道：“花开流年，一年就是一瞬间，一生一转眼。朝暮香满园，斗清不斗艳，一榻一书卷，不必远行而得自然，因此上把陋室莳花一笔赞”，我有幸得了个院子，便有了“陋室莳花”之趣。

最初我的院子也是有规划的，为了满足我浪漫公主梦的想法，我先要有一架紫藤和满墙的玫瑰，然后弯弯曲曲的石子小路和数不清的花花草草。后来由于老公的种种阻挠和反对，又出于经济的考虑摒弃了那些小资情调，逐渐演变成一个朴素简陋的养花种菜兼而有之的后院。

后院坐西向东，铺地板时专门在南北院墙下各留出两米宽的耕地，一米种花，一米种菜，边有砖砌护栏保护土壤外溢，我称之“花园”。初始两个小花园各植月季五棵，小叶女贞和红叶石楠若干，院子东墙根下，栽紫藤两株，葡萄两株。又在三面围墙下扦插爬山虎、凌霄若干。因是秋季栽植，整个冬天几乎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经历了浇水施肥，漫长的等待，失望与希望交替，以及等待每一次发芽，等待每一片新叶初绽的焦灼之后，月季终于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新发的嫩枝蹿出半人高，开出了鲜艳的花朵，小叶女贞也生发得郁郁葱葱，把护栏四周已经填满，只是南北两个小花园的五株石楠却日渐枯死，原先让女贞簇拥石楠的设想已经凋敝，只好把石楠拔了，让女贞好生长。

紫藤和葡萄当初是友人送的老藤，栽时无根，一个月内浇水灌溉，叶子欣欣向荣，幻想着来年花开，院墙内藤萝掩映。然而一个月后叶子渐渐枯萎，没了生命迹象，日日观察无果。随着冬去春来，两株紫藤的濒死让我不再继续做我的公主梦了，只欣喜于葡萄的发芽长枝，幻想做一名坐在自家葡萄架下的农家女其实也挺好。

不久就学会了种菜，在花园的间隙空地上，撒一把菠菜籽，患得患失地期待下雨，担心种子不能破土而出。终于看见土缝里透出绿丝，如一个初生婴儿欣然张开的小眼，那个惊喜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然后唯唯唯长开了，一天一个样，肥肥嫩嫩的绿叶便可以吃了。此后几乎半年不再用青菜，早上拔几株嫩嫩的菜苗洗了，做一锅拌汤，放上蛋花，绿油油香喷喷。晚上找一把青菜，一锅挂面加个西红柿颜色鲜艳。又赶上调葱的季节，栽蒜的时间，拥了半行葱，栽了两行蒜苗，下锅的调和就足够了。

冬去春来，后院里先是迎来蓝色的鸢尾花开，花期持续一月左右，接着就看见爬山虎透出新芽绽开绿叶，往红砖的院墙上攀爬。再就是月季花开，当第一朵酒红色的月季花含苞待放，亭亭玉立，在风中摇曳生姿，以后就有各个枝头无数的花苞冒出来，自顾自地疯长了。

清明前后，种瓜种豆。姐姐来院子里下了黄瓜、西红柿、茄子籽，出苗后，我想着法儿在小花园宝贵的土地上见缝插针地移栽，蒜挖了种西红柿，菠菜拔了栽茄子、黄瓜，小苗儿一天天长，还要给搭架。为了找搭架的树棍儿，颇费了一番周折。好在终于一切搞定，单等菜蔓儿自己爬上架。

我的西红柿苗子长得老高却不见开花，有人来看，说是栽得稠了，嘱我间一下苗。可我看着一个个长得壮实笔挺的模样都不忍拔掉。我栽的苗就好似我的孩子，既然都长得好好的，就留着吧，虽然没有结果，闻着麻酥酥的正宗鲜西红柿的香味也是享受啊。

老公去年冬天把几颗南瓜籽丢在花园里，不想春天长出来一窝南瓜苗。姑姑见了说，赶紧拽了吧，不结瓜光长蔓子，到时候影响西红柿生长。我说，留着吧，咱们就看叶子吧。现在蔓子长得长长的，延伸到院子里，和一院子的植物共生，看着挺好！

我们周末在山间游玩，我看见乡野里金银花开得好看，就折了枝条插在我的花园里，活了；老公看见野生的生地，采来栽在后院里，活了；看见薄荷，采一株栽在墙角，长成了一簇。药店的顾客来，看我有花园，给我送了无花果，送了菊花、兰草、藿香，无论贵贱都不忍丢弃，栽下活了，就倍加珍惜。

院子有个沙堆，光秃秃的甚是难看。我就种了5窝耐旱的西葫芦，竟然发芽出苗，不久便长成蓬蓬勃勃一片。院子砖铺的地缝中长出的一株麻布袋草，绿茵茵不忍除去，竟然长得硕大高大，玉树临风，每日摇曳多姿回馈主人。

友人曾惠赠我滴水观音、栀子、虎皮海棠以及茶梅等名贵花种，都因养育不善而死，先是惋惜生气，后来想：既然不适宜我家里的环境，不习惯我的养育方式，那就是无缘了！同样的环境气候，同样的抚育方式，为何有的生机盎然，有的奄奄一息。所谓适者生存，存者我爱，如同我的家人，和我保持同呼吸共命运的人必然不离不弃，相守一生。愿我的花草们也如此！